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禄

謄録監生臣葉世倬

天中記卷三十一

明　陳耀文　撰

尚書

尚書　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辯云

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食

尚方亦然

納言　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

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漢官儀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上唐虞曰納言周官為內史機事所總號令攸發漢官解詁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尚猶主也宋志大麓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録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桓譚新論文昌尚書令總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

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百官表 隋志 通典）

司會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周禮）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之尚書（鄭玄注）文昌政本司會化經（陳後主授江總尚書令冊文）

三獨坐尚書令主贊奏事摠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後漢）

八座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一人尚書六人謂之八座叅攝百揆出內王命古元凱之任也

謝靈運晉書　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魏官氏志

三臺尚書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為中臺謁者為外臺御史為憲臺謂之三臺唐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為都臺神龍初復舊為尚書省亦謂之南省

明習故事侯霸字君房光武時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録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寛大之詔奉四時之令

皆霸所建也後漢

天下樞要常鹿字孟達肅宗時上疏曰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鑒啬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上

喉舌陽嘉二年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

若不平心究青必至漢書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漢紀

閑舊典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甍免官尚書令陳蕃表淮行狀復徵為尚書

匡弼左雄字伯豪順帝即位虞詡善之曰雄有王臣蹇

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後書

詰孝廉左雄為尚書令奏崇經術郡國耆儒年六十已上為郎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帝從之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詰雄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不能對乃譴却郡自是牧守莫敢輕舉自雄在尚

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上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九先試經然後舉孝廉故雄為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為尚書天下皆慎選舉漢紀

韓厰之舉初左雄薦周舉宣光為尚書又舉馮直為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雄雄悅曰吾曾事馮直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韓厰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後書

奏章為故事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奏章臺閣以

為故事上
條奏為故事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
所奏悉條於宮闕以為故事上
周歷三臺董卓為司空聞蔡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
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
勑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
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
臺後書

才力相懸費禕字文偉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三民望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

體儀玉立可以整肅朝廷征南將軍衛瓘真正靜一中書監荀勗達于事物三人皆民望不審可參舉否山濤啟事

總事三者昔六官所掌冢宰為首秦公卿贊以丞相御史為冠今者尚書令總事此三者非臣駑闇所宜忝竊荀勗集

總叅機衡武帝詔曰尚書令百揆之首總叅機衡出納朝政治績之所由也車騎將軍賈充忠允清正通理經遠廸文武謨勳弘著其以充守尚書令晉起居注

九錫命劉頌為尚書孫秀等推崇趙倫功宜加九錫百寮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昔周勃誅諸吕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亂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所無施晉書

八座之任蔡謨為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選用名賢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素有名

望臣名輩不同階及殊懸今猥以輕鄙超踰等疋上亂

聖朝貫魚之次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斯亡之

誠實貽聖政維塵之累 晉中興書

萬事本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廩秩儉薄甚非

治體今雖軍國多費不為元凱惜禄其依令僕給尚書

各親信五十人廩賜 晉康帝起居注詔

夅奏𤵜疾卞壼明帝時為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

輔幼主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壼正

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辞疾之時專任無欲事寢不行舉朝憚之晉中興書

總括百揆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令國之冢司總括百揆憲範王猷式是羣辟故必簡德而授量才而受晉紀王恭嘗寓于司馬道子室尚書令謝石為吴歌恭曰居端石之重集宰相之坐而效流俗之音乎石有慙色語林

並受詞訴徐湛之為尚書僕射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

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并諸詞訴絕不科省湛之亦以尚書令數奏出納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特無所問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詞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南史

北坐右銘王僧虔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質弘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

賞以此坐右銘上

百官元本宋孝建元年詔曰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任自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詔能濟業也更可明體制責厥成也通典

奏事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淩替歷兹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戚糠粃文案貴尚虛閒空有趨墀之名子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

叅議然後啓聞通典

端揆尚書令為端揆之官武德初太宗為秦王時嘗居之其後人臣莫敢當至廣德中郭子儀勲業既盛乃特拜焉子儀以文皇帝故讓不敢受六典通典

德望玄宗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選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唐新語

彈八座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傳咸荅辛曠詩序

賀雅賀琛字國寶為尚書左丞竝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當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梁書

清正無私劉覽字孝智為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竝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

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緯在職頗通贓貨覧劾奏並免
官孝緯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覧噬家人上
競銀窟郎茂字慰之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
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
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耻宇文愷
位望已隆禄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曽
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
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貽範庶寮

示民軌物若不糾治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的書

左轄元壽字長壽為尚書左丞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遣其子向江南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勵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惙之母為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侍御史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糾彈治書侍御史劉本行職攝憲臺虧失憲體臣忝居左轄無容寢默上

方管轄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實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苟非稱職竊位興譏貞觀之初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回避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吏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勳親在位者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兹弊且宜精簡得人自然綱維畧舉亦當矯正趍競豈惟息其稽滯哉書奏永幾拜洎為尚書右丞

肅機隋左右丞掌分尚書諸司糺駮唐因隋制龍朔二

年改為左右肅機其年有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之理至于勾留右肅機陽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覊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通典新嶌

錦製儀鳳四年帝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為官

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徵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畧無留事朝廷肅然後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為右肅政大夫通典舊唐

先謁陵廟顏真卿為尚書右丞車駕自陜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舊唐

百職綱維勑庾承宣尚書右丞制昔我太宗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胄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脩事理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命崔戎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為我紐有條之綱柅妄動之輪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會決政要扶樹理本無俾戴魏劉杜專美於貞觀中長慶集

名教倚賴常弘景為尚書左丞駮正吏銓所除六十餘

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綱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肅然望風脩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恐去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為長慶名卿唐書弘景先為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

吏部尚書

統均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太宰之職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周禮冢大也宰者官也鄭目錄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于氏宰變冢言太者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太宰宰主也建立也邦理王所居之邦國佐猶助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唐武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户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周六曹官之制通典唐虞建官法天地四時以分職羲和天地之官也四岳四時之官

也夏因虞制甘誓召六卿是也殷大宰至司寇乃周之六官也

六官總治閔子騫為費宰問古之為政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馮冡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冦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

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安以之義則國義此御政之術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

事夫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
職主陰陽堯命羲和使主陰陽之職羲伯司天即天官
也后稷服事虞夏敬授民時尊稷為天官夏衰稷後不
窋失官由是廢官殷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豐為太宰
召公又居之齊職儀
建邦理太宰於殷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周武
王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理通典
貳王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貳謂副貳也一曰

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化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仲長統事言

求令與尉安定梁鵠善八分書初為吏部尚書太祖求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避地荆州太祖定荆州求鵠鵠乞以書贖死乃令書信幡宮門題世語

易風俗昔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

易在不難矣傳咸集表

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纖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先賢行狀

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

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魏志

天下稱平崔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

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

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先賢行狀

畫地作餅盧毓為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

譽有四窻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

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

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

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黄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魏志

心精體寄薛綜字敬文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心精體寄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吳志

甄録得才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

得中甄奇録異薦達後進題目品藻曲有餘貫衆人以此服之權擢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 步隲傳 吴書

二賢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惣角詣鍾士季須史去後客問二童是誰曰裴王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世説

官人致化山濤為太常遭母喪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

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晉書

各事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

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上

舉無失才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世說

戸調門選王戎為左僕射領吏部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戸調門選而已晉書

一字正人蔡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茍進之徒望風畏

惲初克未仕時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通志

無功遺美樂廣為吏部尚書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論人必先引其長屈其所短不明而自顯人有諐過先盡容弘恕而後善惡自著值世多難清白自將交無內外任誠保真人莫見其際者是以能自全當世以此多之王隱晉書 天中記

樂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

其寡譽山巨源意在拔奇不免與世沉浮張續表

人中市井袁貞為監軍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段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語林

人倫之職山濤曰臣欲以郗詵為温令詔可尋又啓曰訪聞詵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詔曰君為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為清議與不便當裁處之啓事

擬崔毛郭撫初為吏部尚書與郎姚範清心虚求搜揚

俊乂內外稱之以郭姚擬崔毛崔鴻春秋

署紙尾宋廢帝時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至因北地傳隆以聞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能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子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南史

方嚴能荷蔡興宗廓之少子也為左户尚書轉掌吏部

時上方盛淫宴屢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顔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名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上事異意同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以王惠代馬惠被名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

同也南史

令史留宿庾炳之字仲文為吏部尚書為人強急而不耐煩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所司奏免官宋書

六代五人光禄大夫謝莊子朏朏子瀹瀹子覽覽弟舉六代五人皆為吏部尚書並有文集梁書覽字景滁朏之

弟瀹之子覽弟舉字言揚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也上

明贍范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為吏部尚書寄任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應荅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莫不服其明贍梁書

止談風月徐勉字修仁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

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高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上

奬擢人倫楊愔字遵彥武定來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名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

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過李庶頗以為耻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内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北齊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十人為一甲愔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使次第呼之呼誤以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三國典畧

銓衡折衷辛術字懷哲遷吏部尚書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奬者踈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夫於浮華惟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北史

廉平常世康為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後復拜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

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荅曰大人潔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上

選舉為最牛弘字里仁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後文才要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竝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貞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上

宰臣知選魏知古先天二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深以為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狥公正色而行措心不撓鏡已澂則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重罔遺朕遠聞之益用嘉歎舊唐

知古姚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名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

寡慎是必甞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
黴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
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
知古罷為工部尚書唐書

資格唐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親其人覈之吏
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
始焉後日月浸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為准乃採
經籍古義以為問目其後官員不充選人益衆乃徵僻

書隱義以試之唯懼選人之能知也道麗者號為高等拙弱者號為藍羅至今以為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為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唐語新選人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通鑑

朱筆點頭開元十八年蘇晉為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傍選院門下點頭者更注擬光庭以為侮已不悅唐會要初

裴光庭與蕭嵩爭權不恊及為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畢其流外行者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為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愽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為克平人以為希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猷舊唐

頻伸裴均加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卧内自謂待已至厚徐覩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為文場養子不可汙台輔乃止唐書

負天下神龍初韋巨源為吏部尚書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謂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

不屈貴門張纘字伯緒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為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南史

立碑天寶十年楊國忠兼吏部尚書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官員集百寮於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格差謬無復倫序舊唐

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兄弟觀之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者湖州文學簾中

大笑聲徹于外（會要 嘉話）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人竇華侍御史鄭昂諷選人（舊唐）鄭愆等二十餘人率錢于勤政樓設齋薦為國忠立碑于尚書省南以頌國忠銓綜之能（舊唐）詔仲通為頌帝為易數字因以黄金識其處（唐書）所注吏部三銓選人事務鞅掌不能躬親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為之國忠但押一字猶不可遍（會要）

侍郎

貳尚書隋煬帝即位於尚書六曹各盖侍郎一人以貳

尚書之職隋書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通典

司列少常晉宋以來吏部尚書資位尤重龍朔二年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侍郎為司列少常伯天寶十一年改為文部通典

甄別陸彥師為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隋書

知人之鑒高構字孝基煬帝初為吏部侍郎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

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内懷方雅特
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
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
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
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所舉杜如晦房玄齡其
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上
隨到注擬唐武德初因隨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即
停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促多不空

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會要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萬餘人林甫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隨之高孝基選舉志

辯詰貞觀元年温彥博為吏部郎中知選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惟騁辯與之相詰終日喧擾頗為識者所嗤上

給欺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

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隴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紿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太被選人紿言歎之

賜鏡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愜至十八年於東都獨知選事上賜金鏡一面以表清鑒上

越局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文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

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通典

彪狼共羊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玄恃外戚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選者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時中書令許敬宗曰必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對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會要

延譽咸亨二年有楊烱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

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咸為延譽引以示裴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禄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上

强記李敬玄總章二年檢校司列少常伯典選累年銓綜有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玄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嵗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畧無差殊時咸服其强記莫之敢欺舊唐

無私證聖元年劉竒為吏部侍郎注張文長司馬鍠為

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之竒正色曰舉賢本自無私二君何為見謝上

鄧渴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巳銓綜人畢放長榜遂出得留人名於是衢路喧嘩大為冬集人援引指擿貶為太子中允遂以中書舍人鄧𤣥挺替馬又無藻鑒之目又患消渴選人因號鄧渴上

丁王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

其點畫刁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看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内以為神明上

平配天后以許子儒為天官侍郎儒不以藻鏡為意其補官悉委令史勾直時謂勾直曰平配後崔玄暐為之介然自守絶於請謁為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令史乃設齊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為天官侍郎唐書

裴馬盧李景雲元年盧從愿為侍郎精心條理大稱平

允其有冒名偽選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六年頗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即行儉馬謂戴李謂朝隱會要

布棘防史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為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署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為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唐新語

振理風俗焉載為吏部侍郎時考功員外劉思立子憲

為河内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

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冬集朝廷咸曰真

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其人北出選門為衆

目所視衆口所謂趦趄失步上

闕待淹滯常陟為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冐名接脚竊授

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偽集者冐進陟剛毅

嫉惡風采嚴正見選人疑其有瑕按聲盤詰無不首伏

每歲皆騰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掌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唐書

推其强直常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尒綬承榮無宜卧時人推其强直政能唐新語

無蹊徑李乂字尚貞為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制敕不便輒駮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乂不可

過耳唐書

王崔王丘為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稱一時之秀舊唐崔沔分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歷秘書監上時為語曰丘山岌岌連天峻沔水澄澄徹底清分紀

四代選部房頴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景伯至頴叔四代咸居選部時論榮之

士多附李季卿拜吏部侍郎俄而惠御史大夫奉使河

南江淮宣撫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年季卿有宇量性識博達與善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附之

江南典選興元初劉滋為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翔貴選人不能赴價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貳職太和四年吏部奏吏部為文昌首曹侍郎為尚書貳職銓庭所宜順序廳事故有等衰_{會要}

郎中

郎位太微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漢書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史記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禄中散諌議議郎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郎占欲其大小均耀光潤有之吉也正義一曰依烏郎府也晉書

下大夫周官太宰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秦有郎中以其為郎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尚書郎初從

三署郎次補之初入尚書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中之名猶因三署舊號也六典

稱號不同漢魏以來尚書屬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兩置或為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皆今郎中之任通典

握蘭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鷄舌香以其奏事荅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黄門侍郎對揖黄門侍

郎稱已聞乃出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

六典 通典

隃麋今汧陽縣出墨

不聽所私趙戩字叔茂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説是非卓雖凶戾而謝之

典畧

明雅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湹事明雅邁時

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縣百斤穀二百斛晉書

正人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偽又難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山濤啓事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通典

真素寡欲阮咸為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咸曰真素寡欲深清濁萬物不能移也昔在官人之職

必妙絶於時詺用陸亮 山濤啟事

佳吏部徐寧字安期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護軍庾亮每屬之訪一佳吏部郎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彝訪之云輿縣廨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

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本傳晉世說本事傳

褰帷王蘊字叔仁為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嘗下鼓急出日迭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求者十輩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不得者甘心無怨列傳本傳

夷曠似玉吏部郎中温韱字元甫世論以其為人夷曠

似玉（永嘉官名）

名士阮放與從弟孚齊名為吏部郎銓官之任甚有稱譽性清約不理産業為郎不免飢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供給衣食放由是得仕（晉中興書）

送吏部郎何尚之字彦德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别於治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彦德也

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别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舩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南史

與書辭舉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揚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何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宋書

任已獨行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内史同郡張珪稱之曰江東裴樂也齊高帝輔政除為尚

書殿中郎鄭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内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歴政來諂執選事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恭懐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諂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

止_{南史}

江漢崇望庾果之字景行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劻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遷吏部郎參大選_上

庭植嘉樹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官然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_{通典}

才望兼允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

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孝明親政仍兼吏部郎亮自叅選事垂將十年㢘慎明决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北史

欣得宋懸字體業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縣室得書數千卷塩米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後魏書

鬻官定價皇甫瑒光兄椿齡子也位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北史

齊裴叔業之歸魏也衣冠之士預叔業勲者安定皇甫光者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習等魏書此見本傳北史同杜氏通典乃以為高帝蓋見傳中有伯昕名而誤耳御覧因之以為帝璿職官分紀亦以為瑒俱誤

銓衡庶品　銓衡庶品歷選賔僚阮咸直素屢薦未登陸

亮忠心裁居敗職自非李重清識李毅恬正何以區分管庫式鑒胥吏陸杜拜吏部郎表

設長名榜吏部郎中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列銓注期限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長名榜自此始也選舉志

先捧紫泥柳公綽字起之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為吏部郎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分紀

登第集部李建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於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集稍尉望縣既罷乃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為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來奔捷下曹得其循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者多之國史補

掄選有序吳王潛吳國建遷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

之後官失其守譜諜靡散甲簿湮没真偽相蒙潛雍容款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相吴掄選有序潛之力也或亡失官諜才無可用者多稟給之九國志

風稜劉昺清泰中為吏部郎中廉侍御史知雜事昺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五代史

員外郎

省眼吏部郎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

次廢置舊說吏部為省眼分紀

吏事第一裴遵度遷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會府每歲吏部選人盈萬遵度敏識強記精覈文牘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判析有條李栖筠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栖筠判析有條奸吏氣奪號為神明唐書

南宮眉目常陟字商衡為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為眉目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

而剖劉禹錫撰神道碑

銓叙稱美崔鄲姿質秀偉神清重雅人望而愛之為吏部員外郎奸吏不敢孤寒無拔者不至留滯銓叙之美為時所稱唐書

材幹無累岑羲長安中為廣武令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羲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為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後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

常少卿鄭惜大理少卿李允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
羲最守正時議美之舊唐
尚氣賈言忠曾之父也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
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
下獄幾死唐書
滁除宿弊劉崇望字希從轉吏部員外郎崔安潛為吏
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滁除宿弊復清選部舊唐
喻遣李迴秀任考功員外郎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

筆非佳迎秀覽之良久謂曰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何量必須進士再三喻而遣之聞者莫不大噱唐書

典舉得士席豫開元中累官主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得士為時所稱入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鄉已前為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預典選六年復有令譽顧無權周墀輔政以韋澳為考功員外郎墀初作相私謂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荷公重知願公無權

足矣墀愕然不喻其指湊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
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羣官各舉其職則公
歛袵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耶墀深然之上
不避權幸李渤務宗即位名為考功員外郎校定京官
考不避權幸皆行陞黜奏曰三品官考先具如前其四
品以下官績具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
自宜上疏論列而越職釣奇非晝事君之道也上

户部尚書

地官户部尚書周之地官卿也周禮曰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劭云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張鷟云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

祝鳩郯子曰祝鳩氏司徒也昭十七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則責司徒尚書太傳

素王司徒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論語摘輔相

銅臭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貫以買司徒烈子

均字孔乎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今登其位海内嫌其銅臭烈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授父檛而走可謂孝乎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而走不陷父於不義烈曰爾以吾為瞽瞍耶司馬彪九州春秋

階下讀奏吳孫休初即位户部尚書階下讀奏通典

備物濟時當陽侯杜元凱為度支尚書内以利民外以救邊備物置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晉書

度支要總咸寧五年詔一拜不收使公私俱贵不惟天時乃人事有不盡故也要總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為度支尚書晉起居注

量計運漕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策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及吳滅詔褒其勳進封為廣武縣侯晉書

坐無氊席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氊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改每月所得禄才留身糧餘悉

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絶或并日而食身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禄上

示有朝章到溉字茂灌為左民尚書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晳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荅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虗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南史

到洽為御史中丞兄溉為左民尚書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評決

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上到溉到洽梁書自有傳南史見到彥之傳分紀錯書作劉溉而事文合璧俱因之豈以到姓稍異遂承其誤耶殊誤觀者

白衣何胤為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梁書

拜官令早蔡景歷字茂世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宣帝

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南史

義倉長孫平字處均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隋書

民部開皇三年改度支為民部國家修隋志謂之户部蓋以廟諱故也唐永徽初復改民部為户部廟諱故也顯慶元年改户部為度支龍朔二年改度支尚書為司

元太常伯初户部居禮部之後武太后改置天地四時之官以户部為地官由是遂禮部前通典

通典云國家杜祐為唐言也通考因之不改何耶

正身奉法鄭善果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與從兄元璹在其數時以為榮分紀

内相王琚佐明皇平内難為户部尚書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號内宰相本傳

凶官畢構遷戸部尚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疏方以賜之時議戸部尚書為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㫋有瘉瘳尋卒分紀

版使韋㙉辭判戸部歸謂甥姪曰已讓版使矣佳話録

侍郎

司元少常周官小司徒中大夫之任也隋煬帝始置民部侍郎唐因之後改為戸部龍朔二年改為司元少常伯通典

問歷代户口盧承慶思道孫也美風儀有才幹太宗奇

其明辨累拜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户口多少之數

承慶叙夏殷以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

舊唐

精擇開元十三年户部侍郎楊瑒白知慎坐支度失所

皆出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為户部者

多有薦元紘者將授以户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

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户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

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悦因賜衣絹上

議戶版楊瑒為戶部侍郎帝嘗名宰相大臣議天下戶

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

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噤默唯唯獨瑒抗議故

出為華州刺史唐書

無進獻李絳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

戶部北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對曰將戶部錢獻入内

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舊唐

不受賂牛僧孺拜戶部侍郎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厮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上

自稱老奴張平叔長慶中為戶部侍郎狡險大言因王

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私嬖倖多狎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復無大臣之體嘗奏事畢降階復升又有論奏佻盪輕脫上每為笑容之在班列間玩狎郎吏諠肆無忌奕權監法請宰相為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内制出輒疑援巳整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上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况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諒

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

白氏

長慶

年未四十潘孟陽父炎禮部侍郎母劉晏女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賔從故得薦用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才因擢戸部侍郎憲宗初命孟陽巡江淮且察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女為夜飲至塩鐵轉運院廣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為大理卿後復

拜戸侍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誡之曰朕宫中用度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筭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酣飲遊山寺而已舊唐初孟陽為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

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唐書

俛首父題廬汝弼簡求子也從昭宗遷後至太原李克用累奏戶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為亞師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賔位西向俛首而已舊唐

郎中

下大夫周官司徒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六典魏有農部郎中通典魏為左民右民後又為民部民曹皆戶

部也上吳張溫為户曹郎事類

詞理愜當高構字孝基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内

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

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名入内殿勞之曰我

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鄉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

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鄉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

及也賜米百石由是名知隋書

二妙帝維少嘗業儒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

户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為户部有二妙唐書初維為郎蒋挒于廷及虚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斂容自叔前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上湊字彥宗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讌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上論事風彩武儒衡累遷户部郎中時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剥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鎛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嚮將報怨耶鎛不復復言

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羣邪尤惡之舊唐

土山頭晉宋以還尚書省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唐朝事彌重其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選謂之土山頭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户部郎中賀陟為員外乃戲詠之曰員外從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隋時設金爐任意薰唯慙員外置不應列星文唐新語

賁本對唱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

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黄門侍郎杜正倫賫本仁師口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唐書

無愧幽明盧昌衡字子均為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矣隋書

受命無言畢諴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悦惟諴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唐書

員外郎

俊拔呂太乙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堅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堅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唐新語

聞其理行裴向字儀仁為京兆府戶曹轉櫟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為戶部員外郎舊唐

正色挺然長慶中孟簡遷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

叔文竊政驟為戶部侍郎簡為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而不敢退黜言於宰相常執誼換刑部員

外郎書唐上

貪猥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録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為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獎之自然易得其人

何必容隱舊唐

獻糗餌張濬為支部員外郎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衞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之曰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為塵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上

禮部尚書

春官禮部尚書周之春官也唐虞之時秩宗典三禮周

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通典主賓契為司徒百姓和親夔主賓客遠人必至典畧昔舜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至周并為宗伯之任今禮部尚書蓋其任也南豊擬制

綰攝二曹宋弁字義和文帝征馬圈留弁以宮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兵服卿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沖南史

司禮太常伯東晉宋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隋置禮部尚書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太常伯光宅元年改禮部為春官通典

荅讜言陳叔達字子聰太宗時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荅也舊唐

祝蝠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肥腯

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為蝹蝹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敍載

禳災祈福帝緩字子章轉禮部尚書務宗嘗問禳災祈福其可必乎緩對曰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秘祝每於祠祭盡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已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禳之

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祀郊之典典朕三禮大舜委於伯夷分勑六卿成王任於彤伯建兹歲首實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天郊地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張鷟集）

侍郎

小宗伯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周禮）禮部侍郎周之春官小宗伯也（六典）大宗伯亦曰春卿小宗伯亦曰秩宗

白帖

今侍郎隋煬帝置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少常伯

先責舊文帝陟為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斥善無遺美聲盈路舊唐

以梯登墻賀知章遷禮部侍郎屬惠文太子薨有詔禮部選挽郎賀知章取舍非允門蔭子弟諠訴盈庭乃以

梯登墻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上
勢傾當時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開元二十三年考
功員外郎李昂為進士李權所詆朝議以考功位輕不
足以臨多士至二十四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開元天
寶之中昇平既久羣士務進天下髦彦由其取舍故勢
傾當時資與吏部侍郎等同通典
美聲上聞李揆字端卿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
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

至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舊唐

聞所未聞鮑防進禮部侍郎得穆質等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愐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致質高第帝見策嘉揖唐書為侍郎時

嘗遇知雜侍御史竇參於通衢道騎不時引避僕人為參所鞭及參秉政處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防文學舊人歷職中外不因罪戾而為俗吏所擯竟以憤終衆頗憫防而咎參故參之敗不旋踵非不幸也舊唐

甄幽抑華　高郢字公楚為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狥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絶請謁顓行藝司貢部郎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為衰唐書

抑浮先實高貫之名純為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
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
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則陛下柬宰相者
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上
姦人建中初令狐峘為禮部侍郎宰相楊炎出故宰相
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
公手署峘得以識炎不疑著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迫
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

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上

蔫託不行錢徽字蔚章長慶元年為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凌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蔫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牓出渾之

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遷以徼進達宗閔亦急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還朝一日内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内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

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
李宗閔斂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
閔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
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
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

舊唐

避是非失職王起字舉之代錢徽為禮部侍郎掌貢二
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

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牓從之議者以為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上

擢孤進髙鍇開成元年為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牓出後勑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塡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鍇選擢雖多頗得實才

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上
兩都試舉賈至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
赴省者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唐書
詭隨德宗貶劉太真為信州刺史太真為禮部侍郎性
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
嘗叙陳少遊勲勣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斯貶上
不迎門生後唐同光初裴皞拜禮部侍郎前後三知貢
舉晉高祖時宰相桑維翰亦成名於皞牓下嘗謁皞於

私第皡不迎不送或問之荅曰皡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寮也維翰見皡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之有人亦重於耿介五代史

郎中

屢箴閼體孔逷字世遠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為齊臺尚書儀曹郎屢箴閼體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逷真所謂儀曹不忝闕職也南史

大儀專委劉杳字士深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

遺忘皆訪問焉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大儀專委杳焉上

詳練故事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建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曽無疑滯吏部任昉常謂之孔獨誦上

三世祠部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

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上

時吳郡顧越弱冠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與文發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上

員外郎

撰定儀注常叔夏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別受制與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衆咸推服之唐書

令式執奏許孟容字公範為濠州刺史德宗知其才名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公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曹郎中上

清廟器李珏字待價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上

名德為首崔澹舉止秀峙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為大龍甲涓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上

瑞錦窠舊說員外郎為瑞錦窠

碎廢印員外郎廳前有大石諸州府納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外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

氷廳祠部呼為氷廳言其清且冷也因語録

南省舍人舊說吏部為省眼禮部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北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愽中行都門中行禮部不愽前行駕庫國史補 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

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唐職林　宋神宗與宰執議吏官制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可除劉摯王闢見錄

兵部尚書

司馬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任也通典　尚書大司馬亦曰夏卿職林　大司馬馬武也大總武事也大司馬亦曰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帛昭辨釋名　訓馬為武者取其建行釋名　夏官謂之大司馬後周

統六師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書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書大傳雎鳩雎鳩氏司馬也左昭大司馬其在少昊則雎鳩氏之任顓頊以司馬主火堯命羲叔為司馬夏官也虞夏二代以司夏官棄居其職周成王以畢公高為司馬楚漢之際曹無咎周殷始居其職齊王珪之職儀司戎隋有兵部尚書蓋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之職龍朔二年改兵部尚書為司戎太常伯侍郎為少

常伯光宅元年改為夏官通典
秉欵叚馬李懷遠中宗時為兵部尚書雖久居榮位而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秉欵叚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舊唐
軍容不整郭震字元振為兵部尚書玄宗初即位十一月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以狥劉幽求張說於馬前諫曰

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尋又思其舊功起為饒州司馬上

方鎮㕘辭令狐楚檢校兵部尚書奏諸道新授節度使等執弓弩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㕘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事不由舊斯為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内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内畜兇狂首創姦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瑜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衆輿騷動京國雖既往不咎而其源尚開伏乞速令停罷如須

叅謝即具公服從之舊唐
嚴整儀衛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為鹵簿
吏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
車至景靈宮東櫺軽門外忽有赭蓋犢車百餘兩衝突
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
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某國大長公主也
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清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
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不敢言

東坡曰軾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 談記

侍郎

小司馬兵部侍郎夏官小司馬中大夫之任也 六典

有家風太宗有事遼東以楊弘禮有文武林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叅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

有家風矣舊唐

託諷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高宗謂云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曰臣妻常氏性剛悍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恐有後患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隋唐嘉話新唐

父子同省崔湜為兵部侍郎父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之有也舊唐

勲不限格衛次公字從周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勲在王

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舊唐

同直名見常澳字子斐遷兵部侍郎與同寮蕭寘深為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

不以死諫韋處厚字德載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

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上

綽繼門風盧元輔字子望杞子也為兵部侍郎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元輔簡絜貞方綽繼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上

力詆和議兵部侍郎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恚之燾

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宜早出燾大駭因愈不敢出矣若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旨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檜不能奪遂止中興保年録

郎中

詭對仗數顧琛字弘瑋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彦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虚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

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南史

固辭不拜江智深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上

閤對無遺馮子琮字子琮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閤對無有遺失北史

剖析若流姚崇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

官侍郎舊唐

所歷有聲盧奕懷慎之子與兄奐齊名開元中任京兆司録參軍天寶初為鄠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奐之所治也上

吏幹有稱李憕驟歷兵部郎中憕有吏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上

父代視印蕭愿梁宰相傾之子性淳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為兵部郎中日

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事父傾為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五代史

職方觀圖帝執誼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唐書

員外郎

古今難匹杜正倫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魏徵

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及以勲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舊唐

廷無稽牒張嘉貞字嘉貞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閲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唐書

家畜聲伎王翰字子羽并州人長史張嘉貞厚遇之翰

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舉超
拔羣類擢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
人莫不惡之上

農國之本李渤字濬之擢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
政務剥下佐用度渤上言渭南源鄉户四百今纔四十
閿鄉户三千今纔一千他州縣大抵類此其敝始於攤
逃人之賦願下詔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
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

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内諸驛舊唐

郎官清選常温字弘育姚勗知河陰院嘗雪冤獄鹽鐵使崔琪奏加酬奬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省上温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為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温堅執不奉詔乃改勗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常温不放姚最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常温志在銓擇清流然姚最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奬

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為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温亦不奪其操上

刑部尚書

秋官周之秋官卿也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通典

爽鳩郯子曰爽鳩氏司寇也左

國之二柄在德與刑邦之三典惟清與慎大舜有欽恤之言穆王有哀矜之教爽鳩之為司寇務在擇人皐陶之作士師期於致理張鷟

賊曹尚書二曹論曰劉道真問薛令長在吳何官荅曰為吏部尚書問曰吳待吏部何如餘曹荅曰並通高選吏部特一時之俊劉曰晉魏以來俱爾獨謂漢氏重賊曹為是吳晉重吏部為非薛君曰八座秩同班等其選並清宜同一揆若人才或多或少選例難精如不得已吏部職掌人物人物難明謂吳晉為得而君何是古而非今劉難曰今吏部非為能刋虛名舉沉朴者故録以成人位處三署聽曹探鄉論而用之耳無煩乎聰明賊

曹職典刑獄刑獄難精是以尤重之荅曰今之賊曹不能聽聲覯色以别真偽縣不能斷讞之尚書也夫在獄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子小人易檢君子難精俱不得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華譚集

美其貞正羊侃為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帯絮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席後宦者張僧㣲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

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南史

貞正息祅徐孝克陳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中門有閤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閤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祅變皆息時人咸以為貞正所致上

司刑隋初有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為刑部尚書唐龍朔三年改刑部尚書為司刑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武后改刑部為秋官天寶初改為憲部通典

覆獄歔欷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欷累歎奏決之日為之再不食唐書

庭無留事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上

不屈仙客崔隱甫潔介自守以强正稱為刑部尚書帝

欲相之也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荅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皆是不得相彼亦各申志也唐書

朝堂流涕涇師之亂關播與盧杞等從駕幸奉天既而盧杞白志貞趙贊等並貶黜播尚知政事中外囂然以

為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泣於朝曰宰相不能嘉猷翊賛以至今日而尚為尚書天下何由致理可痛心也聞者敬憚之舊唐書關播傳

刑斷減死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歐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唐書

侍郎

小司冦周之秋官小司冦中大夫也六典小司冦之職掌

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周禮

大三司使唐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使唐職林

妙擇其人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事太宗既盛怒竟斬于市籍没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

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當時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舊唐
閱案得實奚陟字殷卿遷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留惡贄也詔許之元翰曲附延齡劾治府史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笞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迺躬自閱視府案且得其實具

獄上充既免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上

詳決如神王播字明敭轉刑部侍郎播長於吏術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上

裒彙敕令劉瑑遷刑部侍郎乃裒彚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栟之忝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閒法家推其詳唐書

郎中

須有素行李林甫開元中遷大子中允時源乾曜為侍中乾曜之男絜曰其父曰李林甫求為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哥奴林甫小字也

滯郎位蔣沇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沇以故滯郎位不得調衮代相問士議恨沇屈故擢御史中丞唐書

元四制馮宿字拱之為都官員外郎准德平除比部郎中制詞曰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姦准是四者持刑之難唐書孔帖

忝官正秩鄭谷為都官郎中作詩自賀且為序云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為都官郎中後數歲故建州李員外頻自憲府内彈拜都官員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余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分紀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

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讖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員外郎

小三司使唐有大獄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夫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謂之小三司使時林

放情事外武元衡為華原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

務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

浮醼詠者人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

至閤草冊劉迺大歷十二年召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

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

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

閤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遂擢為給事中

請獨按鞫德宗時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司馬至郡准例

得聽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刺史姚驥初奏以為贓又劾南史賈鎰燒黄丹德宗遣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同往按鞫裴澥獨奏曰臣按姚驥奏狀事非巨蠧上曰燒鎰何如澥曰燒鎰為丹格令不禁今忽録此小事令三司使往恐遠方聞之各懷憂懼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

諫厚山陵令狐峘大歴中改刑部員外郎德宗即位將

厚奉元陵垣上疏諌畧曰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陵之誠良史稱歎萬古芬芳詔荅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卿聞見該通識度弘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非惟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古之遺直何以加焉

亭得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工部尚書

冬官工部尚書周之冬官卿也晏類要尚書大司空亦曰冬卿白帖

爽鳩爽鳩氏司空也左危東六星兩兩而北曰司空主水金守之天下憂水春秋元命苞

下理上和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漢官解詁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尚書大傳

主土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況於實乎白虎

通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廓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塋宅器械監百工環濟要畧

決九州禹為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州使各以其職來貢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魚豢典畧位當玄武之官職在司空之任虞舜之代伯禹統其班周成之朝毛公處其地張鷟集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為司城楚改司空為莫敖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齊職儀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尚書刑德放

別五土孔子中仕為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家語

赤伏符王梁初為野王令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衛文君自濮陽徙於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華嶠後漢書

司平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陳沈衆為起部尚書后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隋有工部尚書因

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龍朔二年改工部尚書司平太常伯侍郎為司平少常伯武后改為冬官通典

名稱職長孫平字處均為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時有人告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憒之者上怒將斬之平諫曰川澤納汚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以山海之量茂寛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隋書

兄弟代為閻立本顯慶中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

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相唐二時立本為右相姜恪為左相立本無他才識時以善畫稱之恪嘗累為將軍立功塞外是歲京師飢旱弘文崇賢司成三館學生並放歸本貫當時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通典右相馳價丹云明經以未使進身者可為烱戒新語時人以千文為語曰左相云丹青舊于時左相云丹青之嘲唐事與工書無于立本事三書不同附之

侍郎

有宰相望李栖筠字貞一為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租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撤毁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唐書

出使不辱胡証字啓中太和中以校檢工部尚書為回鶻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覿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省費以絶鬻官之濫次漠

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証旅力絶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窘証閒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輙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上

判請戟柳彧字幼文為屯田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隋書

通典云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子官故置侍郎郎中之間

郎中

能賦詩裴讓之字士禮吳見田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

裴讓之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斐文季為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

北史

宣撫之才沈扶為屯田郎中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布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淅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九石裛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年鄧琬父子兄弟至元孫相成二十八年前後禁

死九人今琬孫及元孫見在枷禁勑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産全賣納禁繫三代庾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疎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疎理以聞議嘉扶有宣撫之才唐書

員外郎六典六部主事隋煬初置唐以後無事可見

改令張文瓘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為户部侍郎舊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出為雲陽令舊唐

不數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閒簡無事時諺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人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到悶絶良久云冷熱相激南部

諸郎

天官陳蕃上書云昔明帝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千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叙德何可妄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為反側也汝南先賢傳

用第二人王坦之郎中少年時江彪為僕射領選擬之

尚書郎人有詔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以擬我聞之而止世說

兄弟同省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為郎然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勑正觀二年常叔謹除刑部員外郎三年常季武除庫部郎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近任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避稍屈資也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即須相回避也兩典

前行後行尚書郎自兩漢已後妙選其人唐武德貞觀

已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為前行最為要劇自後行改入皆為美選考功員外專掌試貢舉人員外郎之最望者司門都門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閒簡無事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蹉蹬却落省牆東膳部在省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兩京新記

省官趙華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蹭備

至而入仕三十年方霅省官身在郎署

天中記卷三十一